

# 蒙顶茶香扬天下

□ 宋扬

成都市区向西至雅安名山山区,平原渐次隆起为丘。蒙顶山遥遥在望,那便是茶的原乡。

古人有诗云:“茗香飘逸两千年,举头烟雨蒙顶山。”天地相合,以降甘露。“西蜀漏天,中心蒙顶山,雨雾蒙蒙”,是为天时;蒙顶山的海拔恰在世界公认的好茶必须海拔值的范围内,是为地利;《四川通志》载:公元前53—50年,雅安人吴理真开人工驯化野生茶树之先河,是为人和。蒙顶山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遂成世界茶文明发祥地、世界茶文化发源地、世界茶文化圣山。

虽历千年而无线苍老者暮态,蒙顶山如长春不老的女子,年年叶发,岁岁年年。她伫立在名山县城以西,默默眺望东方的桑梓炊烟、城市变迁,不知不觉中,她也成了人们眼中的风景。

出山名城,不过十几分钟车程,即可上到蒙顶山山顶。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”,蒙顶山动静相宜,进可入市,退可入禅,离尘不离城,兼具不可多得的经济、文化与旅游价值。

通过无人机俯瞰,蒙顶山茶林似海,一条条林间绿道如丝带轻盈。山下地势较为平坦的地方,茶畦横平竖直,成行成排。散落的桂花树如绿宝石镶嵌在茶林中,与茶畦构成点线相谐的图画;浅丘上,弧形茶畦如大地的指纹,呈螺旋状上升。那些丘陵,因茶畦装点,又有了太极的意味,似乎在把天地阴阳的道学无声诉说。

蒙顶山与峨眉山、青城山并称蜀中三大历史

名山,却与佛、道两家无直接关系。蒙顶山之胜,在山在茶。蒙顶山是世界茶人寻根、朝宗之圣地,山中古雅清丽,奇异清幽,但它的幽,不是青城后山那种遮天蔽日不见阳光的昏暗,蒙顶山的每一棵茶树都能得到阳光雨露的呵护。在蒙顶山,仰则天风高唱,俯则羌水(青衣江)环流。远眺,四川六座名山——西岭雪山、峨眉山、瓦屋山、周公山、四姑娘山、夹金山依稀可见,难怪古人感叹“此乃蒙山大概,非名山乎?”蒙顶山山顶有上清、菱角、毗罗、井泉、甘露五峰,五峰之间称得上琼田玉界,内有“皇茶园”。灵根出仙叶,“皇茶园”内仅有贡茶树七株,均高不过一米,不长不灭,堪称奇迹。据有文字记载的资料证明:它们正是世界茶叶的祖先。茶圣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写到:“唐初四十三州郡产茶,雅安、芦山郡上列贡茶。”仅此一句而已。明代诗人、政治家黎阳王对此颇为不平,怒赋“若教陆羽持公论,应是人间第一茶。”他对陆羽所撰《茶经》竟然对历史悠久的茶之圣山——蒙顶山着墨不多大为不解。蒙顶山茶令无数文人骚客入迷,白居易、郑谷、文同分别留下“琴里如闻唯淅水,茶中故旧是蒙山”“蒙顶茶畦千点露,浣花笺纸一溪春”“蜀土茶称圣,蒙山味独珍”的妙句。他们大概真信服了前人“名山之美美于蒙,蒙又美之,上清风茶园七株又美之”的论断。

近些年,来自世界各地的茶人在蒙顶山举行各种形式的品茶会。仪式感是对一片茶叶最好的

尊重。蒙顶山人独创刚柔相济的“龙行十八式”献茶技艺。女茶师身姿曼妙,男茶师翩若游龙。或“亢龙有悔”或“飞龙在天”,一招一式,极具视觉美感。

自茶诞生后,中华民族浩浩荡荡的文明画卷中,始终有茶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如今,雅安茶人对茶别具匠心地再创造,工艺茶、装饰茶、纪念茶、体验茶等各种新式茶产品层出不穷,一片叶子幻化的创意世界托起了一个产茶大市“乡村振兴”、全民富裕的希望。

川藏铁路第一城——雅安是茶叶的生地。从名山“茶马司”到蒙顶山“甘露灵茶院石牌坊”“天梯古道”……茶马古道蜿蜒于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,并没有在历史的荒芜杂草中漫漶消失。川藏茶马古道蒙顶山段,也是茶马古道申报世界“非遗”的核心区之一。茶,亦为青藏高原人“旦暮不可暂缺”的生命之饮。悠悠茶马道,浓浓民族情。新中国成立后,保障边销茶供应被确定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民族政策,蒙顶山茶作为“民生茶”“团结茶”的意义进一步得到强化。以蒙顶山为轴心,雅安市茶叶种植面积已从最初的七株扩容至百万亩。2020年11月,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开工建设。未来可期,蒙顶山茶正积极融入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发展战略,借力中欧班列、跨境电子商务,远销海外。千秋蒙顶一茶叶,茶香从此远天下。



□ 张翼

那年去黄山,在云谷寺至皮蓬路口,看见一处怪石形似身着道袍的“仙人”,屹立峰巅,为南来北往的游客指引道路,此石名叫“仙人指路石”。“仙人指路石”盛名在外是因为它契合了很深的哲学思维;寓意着我们在人生路上,如果能够得到“仙人”指引,最终到达的将是事半功倍的盛境。

回望来时路,我从读书到求学,从教书到转行,从乡音到入大都市,每一步都步履蹒跚,幸好有贵人指引才沾了阳光雨露,在五彩斑斓的世界发芽、生根、立足。

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。我虽然没有“仙人”的预见能力,更不能为他人指点迷津,但这么多年来,助人一程的想法还是扎进了骨髓。生活在陌生的都市,街道纵横、星光交错,时常让人犯迷糊,也因此,问路和指路恰到好处地成了我生活的常态。

前段时间,成都多轮多点疫情肆虐,我每天的必修课是早上8点准时到市二医院打卡做核酸。做核酸的队伍经常排过武侯大街的地铁口,成了一道特别醒目、特别别致的城市风景线。那天我刚排进队伍,一位行色匆匆的大叔过来问我:“是做核酸吗?”这时我的手机铃声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,我一边接电话,一边点头示意,这时排在我前面的小伙子热情地扭头答道:“这是门诊排队哈,做核酸的要到那边排队!”然后把头探出队伍,指了指三槐树街方向,我急忙把手从耳边拿开,欲到正小伙子的说法,但大叔已经溜小跑离开了。

我非常厌恶地审视排在前面的小伙子,他手臂上硕大的鹰头纹身特别扎眼,也特别扎心,我在心底暗骂:一枚坏蛋!尽管我从来都不愿意与坏人为伍,但今天还不得不亦步亦趋地排在小伙子身后。很快,我们排到了单检和混检的分道口,小伙子突然低声惊呼:“呀,我排错了,这不是门诊排

队吗!”他自顾自地低呼声明显带着几分惊讶、几分焦急、几分自责。我这才恍然大悟,小伙子并没有成心欺骗那位中年大叔,原来他也搞错了地方。

为人指点迷津,结果自己却误入迷途!看着小伙子匆匆离去的背影,我突然心疼地觉得错过他了。

我住在城市东北方向的城郊结合部,那里至今还没通地铁,从市中心上完班回家,常常得先坐一段地铁,再换乘公交。那天下班,浓浓的夜色正徐徐地关上这座城市的大门。我从地铁站出来,星星点点的街灯像眼睛,一眨一眨地支撑着疲惫了一天的城市。我一边与热气腾腾的烟火味共舞,一边等待搭乘的285路公交车。这时,一位大约八十多岁的大婆走过来问我:“到石羊客运站,99路公交车收班没有?”

于我而言,我也不是这个陌生城市的主人,对公交线路并不熟悉。我急忙转身来到站台上公交线路牌前,把路线牌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,压跟儿子就没有99路车呀!我跟大婆说,从动物园地铁站到石羊客运站,一个在城北三环,一个在城南三环,穿城而过,还是坐地铁方便些。大婆口词不太清楚,耳朵也不太灵便,我费了好大力气才算听明白,原来大婆没记熟,不知道怎样坐地铁,以前和老伴就是在这里坐的99路公交车,直达石羊

客运站。我不知道大婆的老伴去哪儿了,但帮帮她可是我的举手之劳。我连忙打开手机地图查看99路公交车信息,终点确实是石羊公交站,但起点却在城中心锣鼓巷呀。我告诉大婆,可能是公交线路调整了,如果要坐公交车的话,要先坐K19路公交车,然后在双桥子南站换乘K16公交车。我叮嘱大婆,一定记到在双桥子南站换乘哟。

在慢慢降临的夜幕中,大婆走了,我搭乘的285路公交车也来了。当登上公交车的那一刹那,我就后悔了,大婆年岁高,听力下降,又不识字,独自一人落在夜幕下,还得走并不熟悉的线路换乘!天啦!我怎么就没想到花几十元钱给大婆打个滴滴呢!那一晚,夜色仿佛就是专门降下来惩罚我的,自责、担心、惭愧的情绪揉成一团,在半夜半醒之间整整熬煮了我一夜。

过了一段时间,我又在动物园地铁站等候公交车,无意间,看见公交车路线指示牌上方的电子屏正在滚动播放站点信息,99路公交车竟赫然在列。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指示牌上的文字版线路图,确实没有标注99路公交车。天啦,难怪大婆说以前和老伴就是在这里坐的99路公交车!

仙人指路,我给大婆指了一条“神仙”路。我,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那位手臂上纹着硕大鹰头的“坏蛋”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不知道那一夜、那一路,孤独的大婆是怎么度过的!大婆有老伴陪伴的时候,她的心靠在了可以信赖的老伴身上,靠在了熟悉的99路公交车上,那时的老伴是安全、轻松、幸福而且不需要操心的,如今没有了老伴在身边,难道一出门就被陌生的信任捉弄!

惟愿大婆一直好好的,因为我那裹满自责和忏悔的心根本不敢往坏处想。

# 成都“玛莫”彝乡情

□ 阿鹿

1963年,一位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(现西华师范大学)的大学生不远千里,跋山涉水来到攀西高原最偏远的山乡——麻院彝乡教书,这一教就是二十九年多,成为了麻院人民心中最尊敬的“玛莫”(彝语“玛莫”,汉语指“老师”)。在二十九年的时间里,他视麻院为故乡,将彝区各族学生当作亲人,把自己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彝区的山川和学子。

他叫张国元,是成都金堂人,一位外表白白净净,穿戴整洁的柔弱书生。因为什么原因,让他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,来到崇山峻岭、山重水复的少数民族地区,可能他回答过别人无数次的追问,但答案是什么也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现在的很多人还记得他。

1963年,成昆铁路还未修建,从成都出发,最便捷的交通工具,就是一路颠簸的汽车了,而且要转好几次,要坐好几天,才能到达攀西易县。而从县城到麻院,连公路都没有,更不可能通车了。要到麻院,要先坐车到普成镇,然后涉水过普成河,翻越马井山,穿越小岭原始森林,步行六七个小时才能到达,一路上除了人烟稀少外,还时常有老虎、野猪、黑熊等野兽出没,当地人出行一般都是结伴,而外地人一般是不敢一个人进出麻院的。尽管如此,张老师却跋涉千山万水,而且留在了麻院,还成了地地道道的麻院人。当时的麻院地区经济十分困难,很多学生交不起生活费,主要靠国家每天计划补助的八两粗粮,普遍吃不饱饭,部分学生因此辍学。面对困难,张老师没有大学生的骄气,而是与其他老师一道,亲自组织和带领学生开荒种菜、养猪,努力改善学生伙食,尽力挽留一些濒临失学的学生。

麻院解放后,一些孤儿在学校读书。他对这些孤儿十分关心,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为了

帮助这些孤儿,一个大男人竟然学会了针线活,为他们补衣服、织毛衣、做鞋垫。逢年过节,邀请孤儿、贫困生到家里“打牙祭”。这些学生考上大中专校后,他继续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尽可能地帮助他们,个别学生的费用他一直包干到了毕业。麻院人都说,张老师是孤儿和贫困生的“保姆”。张老师还是贫困生的“家庭医生”。麻院地处偏远,缺医少药,况且很多贫困生根本没钱看病。张老师在家里自备了药箱,只要学生感冒发烧,一般的小病小痛,他就自己“治疗”了。有一次,三年级学生李富强从小就患化脓性感染,十分严重,行动不便,张老师知道后,把他带到家里,先用温开水清洗,然后用碘酒消毒,再撒上消炎药,最后用纱布包扎,一个星期后,李富强便可正常地行走了。

张老师是全科老师。麻院在解放初期只有小学,后来建立了初中,一度时期还设立了高中。由于当时麻院地区条件艰苦,交通不便,外地人基本不愿意在麻院工作,教师流动性大。张老师在大学里学化学专业,但在麻院,哪科缺教师了,他就是“替补教员”,兼课、代课是家常便饭,语文、数学、物理等课程样样能教。至于化学课,那就更是手到擒来,教得特别好,麻院地区生源差,但是他的化学一科,平均成绩居然能在全县名列前茅,不得不让人对大山深处的麻院刮目相看。一度时期,团结、胜利、普成等地的学生翻山越岭,进入麻院,到他任教的班求学。其间,教育部门多次调他到县城中学任教,都被他婉言谢绝了。至于调回成都,好像除了去探亲、出差,他从来没有想过一样,他的心思只是想一心一意地把山里的学生教好。

张老师自己从来不想到县城或比县城条件更优越的地方去,却呕心沥血,一心想让孩子们

好好学习,走出大山,到外面的世界去发展。为此,他总是在课堂内外给学生讲外面的天地,让学生不要成为井底之蛙。麻院远离县城,信息闭塞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绝大多数学生没有到过县城,没有见过火车。张老师每次从成都返回后,在教室里,一簇簇修长的如簇的辣椒像牛角一样聚拢在碧绿的枝丫下,低垂着头,红艳艳的向人们宣示着收获的季节已然来临。与此相辉映的是,无数的辣椒被串成一条条碗口粗的火龙,挨挨挤挤的悬挂在房舍屋檐下,悬挂在院子里早已搭好的木架上。形成一堵堵密闭不通风的火墙,流动成一条条火红的瀑布,等待着被自然风干。儿时依偎在外祖父身旁卖干辣椒串的记忆

工作后的某个初秋,我走进了甘谷,古老、宽阔的渭河边上,竟看见一行行低矮的辣椒植株汇集成无边的绿色海洋,从田野里铺展到远处的河岸边,山脚下,在几乎相融一体的碧绿色下,一簇簇修长的如簇的辣椒像牛角一样聚拢在碧绿的枝丫下,低垂着头,红艳艳的向人们宣示着收获的季节已然来临。与此相辉映的是,无数的辣椒被串成一条条碗口粗的火龙,挨挨挤挤的悬挂在房舍屋檐下,悬挂在院子里早已搭好的木架上。形成一堵堵密闭不通风的火墙,流动成一条条火红的瀑布,等待着被自然风干。儿时依偎在外祖父身旁卖干辣椒串的记忆

2007年,麻院人民最尊敬的张老师去世了,他的很多学生专程从四面八方赶来,哭着喊着为他送行,场面庄严而壮观,令人动容。

麻院学校的外地老师调来了一批又一批,又调走了一批又一批,为什么唯独张老师能够扎根麻院近三十年,在他的悼词中有这样的评价,或许可作诠释: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信仰,有一份责任心,有一颗爱心,有一颗恒心。他心中只有边远地区的学生,唯独没有自己,他为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呕心沥血。他是一支蜡烛,燃烧了自己,照亮了别人,张老师永远活在麻院人民的心中。

今晚回老家,看到墙上爷爷的遗照,思绪一下回到30年前。爷爷兄妹4人,他在家中排行老二,他们4兄妹中3位都活到了一百多岁。爷爷曾经也多次说他娶活到看到我结婚,还说要亲自给我烧火煮饭,很遗憾的是他摔了一跤,只活到了90多岁,给我烧火做饭参加我的婚礼这件事便成了大家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爷爷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,但三十年前爷爷给我那狠狠的一耳光,却是留给我的最好宝贝。这一耳光一直跟随我到现在,或许在将来,它都会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。

那是1990年夏天的一个周末,当时师古镇还叫西河镇,7岁的我跟着爷爷走路去西河赶场。每到逢场,一个筛子里直得热气腾腾、红酥酥的卤肉在太阳照耀下放射着闪亮油光,香气扑鼻。那时候物资匮乏,就算知道是瘟猪肉,也有人争着去吃,我也吃了不少。西河老茶市旁边有个药王庙,吃了饭,爷爷总喜欢去药王庙喝茶,会他那些白胡子白头头发穿着长衫子像《封神榜》里面神仙似的人物。有一次,我们穿过下场“猫儿市巷”。我看到一个卖李子的大娘,便嚷着要买李子,爷爷很爱我,二话没说就拉我走了过去。

卖李子的大娘左手拎着秤绳,右手左右抹着吊绳移动秤砣。我不懂事,嘴馋,就在大娘秤李子的時候用手悄悄捏了几颗藏在背后,正当我乐滋滋的时候,“啪!”爷爷一只大手给我飞了过来,狠狠给了我一耳光,顿时鼻血就流出来了。

“手里捏的啥子?拿出来!”爷爷对我大吼。卖李子的大娘马上停下称秤:“大爷,大爷,娃娃家,你不要打他,等他拿几个。”“啥子拿几个哦,我钱都没给,他不能拿!”爷爷瞪大眼睛大声说到。

回到家,我第一个跑去告诉我爸,以为会得到我爸的同情,结果我爸对我进行了二次惩罚。“刘建,你爷爷今天打得好,我们刘家屋头就没有顺手牵羊的先例。”

“他也不应该当外人打我耳光啊,鼻血都给我打出来了。”我捂着还在痛的脸,委屈地说。“今天你这个算啥子,你爷爷就是这样的人,我给你讲点我家以前的旧事,你就觉得今天这个不算啥子了。你奶奶去世的早,你爷爷要带8个子女。家里又穷,没有吃的,好在你的三嬢考上了师范,国家给她分配了口粮,她用地一个人的口粮分给8个兄弟姊妹吃,可滴水救不了大火啊,没妈的8个子女,有5个

# 那一串鲜香的红辣椒

□ 铁晓芳

儿时对辣椒的印象,是高悬头顶的一轮深红色月痕,是撒开四蹄狂奔的牛犊头顶上的一弯小月亮,是外祖父小摊前一串串深红色的干辣椒角。热闹拥挤的小镇集市上熙熙攘攘,人来人往,我拉着稚嫩的嗓子冲着满街赶集的人群吆喝,“辣子,辣子”,不时就有叼着长杆旱烟锅的老汉前来看一眼。

干辣椒的深红色辣椒角微微地弯着身子,被细细的长线串在一起,像一碗碗口粗的长龙,买辣椒的人左看右看,又折半截塞到嘴里慢慢咀嚼,“嗯,这辣子好,香的很!”然后才放心的买走。

在物质匮乏的90年代,外祖父的干辣椒串相较于邻近摊点的辣椒总是卖的最快,当一叠浸透着汗水的皱巴巴的零钞捏在他粗糙的大手里,开心的笑容在他的眉宇间荡漾开时,年幼的我便深信,这小小的辣椒体内一定藏着一种无形的魔力,能掌控外祖父的喜悦哀乐和悲欢愁苦。

工作后的某个初秋,我走进了甘谷,古老、宽阔的渭河边上,竟看见一行行低矮的辣椒植株汇集成无边的绿色海洋,从田野里铺展到远处的河岸边,山脚下,在几乎相融一体的碧绿色下,一簇簇修长的如簇的辣椒像牛角一样聚拢在碧绿的枝丫下,低垂着头,红艳艳的向人们宣示着收获的季节已然来临。与此相辉映的是,无数的辣椒被串成一条条碗口粗的火龙,挨挨挤挤的悬挂在房舍屋檐下,悬挂在院子里早已搭好的木架上。形成一堵堵密闭不通风的火墙,流动成一条条火红的瀑布,等待着被自然风干。儿时依偎在外祖父身旁卖干辣椒串的记忆

# 十月,如诗如歌

□ 郑晞怡

走进十月,感受秋日的气息;走进十月,点算一年的收成。

身披一袭灿烂,心系一份执着。静静地,在秋日小坐,悄悄地打开心锁,让所有经历过的日子从从容容地走去,把所有自己没写好的章节坦坦荡荡地打开,还有被泪珠湿润的记忆,还有堆积于心的那发霉的承诺……

翻开以往的册页,忽然感觉自己该写的地方却没有认真地去写,而不该写的地方却浪费了很多笔墨。人生或许真的不能承受无谓的消耗?没有机会去弥补曾经的岁月?那么只有



□ 刘建

# 爷爷的「遗产」

被活活饿死。后来,你三嬢从什邡走路到成都买盐,然后又通夜走路回来,因饥饿加劳累,第二天高烧不止,不幸去世。你爷爷当时是村上的“刘主席”(当时的村上文书称为主席),就算家境这么困难,你爷爷却连公家那的洋芋皮皮,红苕皮皮都不拿一点回家。连邻居们都说:“你们那个爸啊,一个大队主席完全可以每天收工捣一点东西回家给你们几个兄妹吃,他就是空手去空手回,如果他当时拿一点回来,你们一家也不至于会饿死那么多人……”爸爸有些哽咽:“建娃,所以今天你爷爷打你一耳光你要理解,你爷爷就是这样的人。”

时间过得很快,大学期间一次偶然机会,我翻到《弟子规》中的一句话:“取人物,须明求,倘不问,即为偷”。每每读到这一句话,我就再次有了深深的领悟。爷爷在30年前已经用那个狠狠的耳光给我传递了这句话所有的内涵。

如今我已经37岁了,整整三十年,我不能忘记爷爷给我那个耳光,我想,这一辈子,我都会深深记住爷爷给我留下的那个耳光。耳光很响亮,并且很痛,这个耳光是爷爷给我留下来的享用终身的遗产,这份遗产我将一直继承下去……

霎时涌上心头,眼前无边的鲜红色辣椒,分明已幻化成称盘上盘曲的黯红色卧龙,映照在外祖父深褐色的眸子中,像极了燃烧的透明火焰。我的心头浮现出一位当代青年诗人吟咏辣椒的几行诗。

“这从大地之中提取的火焰/它是我们亲人中的亲人/它与我们形影不离相伴一生/‘不怕辣,辣不怕……’在舌尖上燃烧的熊熊大火/与我们一起走过轰轰烈烈的日子……”

我凝视着“这大地深处提取的火焰”,忍不住俯下身,摘一颗艳丽俏丽的辣椒入口,浓烈的辣味伴随着丝丝甘甜的味道开始在唇齿间荡漾开来,再细细咀嚼,肉肉富厚,翠嫩鲜香,内心禁莫名生起一阵感动来。

四川人喜欢吃辣,四川也盛产辣椒,但甘谷的辣椒也大有来头。“陇上有红椒,鲜辣香且浓。”据史料记载,辣椒最早是明初由海外传入我国,而甘谷人种植辣椒亦有四百多年的悠久历史。明中叶应甲所编《伏羌县志》(1627年)中就有关于甘谷辣椒的记载,早在清乾隆时期,甘谷辣椒就因其色泽红亮、外形俏丽、肉质肥厚、辣香醇美而作为宫廷贡品名扬四海,彼时,京城上达达官贵人,下至平民百姓,都以日常饮食中能吃一口甘谷辣椒为荣,可谓风靡一时。

辣椒是香辣美味的,亦如辣椒般醇厚质朴的人。如今,现代生活提倡健康饮食,少盐少油,忌辛辣,但一吃着满嘴生香的辣椒,就能让身处繁华闹市中的人吃出一缕乡愁,一缕对过往时光和老物件的念想和情怀。

我知道,无论何时,那一串鲜香的红辣椒,依旧是我一生所念,一生所爱。